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是由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乡亲和知青们的口述汇编起来的。通过受访者的亲身经历,真实地再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知青时期的艰苦生活、成长经历与青春印记。7月初,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言犹在耳,我和“红色薪火代代传”实践团的同学来到了河南新县——鄂豫皖边区革命根据地发源地。在十几天的考察中,我一边行走,一边阅读。习近平总书记极端艰苦的环境下艰辛求索、砥砺前行的经历给身为青年学子的我带来诸多感触和思索。

要有始终如一理想信念,磨而不磷。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就不会灭,无论何时何地,理想信念坚定,就算前路荆棘丛生,也能走出一条康庄大道。习近平总书记到梁家河插队正是父亲受迫害、母亲挨批斗的时期。15岁的他,从北京到常年吃糠咽菜的农村,没有抱怨消沉,没有愤世嫉俗,更没有自暴自弃,而是秉持为老百姓做实事的信念,克服“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等重重困难,奋发作为,在平凡的岗位上,以平凡的身份,赢得了乡亲们广泛认可和好评。习近平总书记的经历告诉我们,要不忘初心使命,常怀感

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有感

●陈 丰

恩之心,常思报国之志,把自己的前途命运与国家强盛、人民幸福联系在一起,在服从党和人民的需要中不断丰富青春阅历、提升人生高度。要有求知若渴的学习态度,知行合一。古语有云:“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先”。无论是在艰苦岁月里,还是丰衣足食的生活中,让读书成为生活态度和精神追求,是一个人学习思考能力不断提高的体现。对老乡们回忆,习近平总书记求知若渴,在劳动间隙,总是带着一本书,马克思思主义哲学、中外历史、文学书籍

等等都有涉猎。他总是带着问题去阅读,去思考,去对比,去分析。毫不夸张地说,习近平总书记的执政理念、思想源泉就是在持之以恒的读书生活中积淀下来的。他亦注重知行合一,学以致用,曾说:“我们读了很多书,但书里有很多水分,只有和群众结合,才能把水分蒸发掉,得到真正的知识。”“为者常成,行者常至”。站在百年征程的历史起点之上,面对新时代的使命与任务,我们青年一代更需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时刻保持“本领恐慌”,孜

孜不倦学习专业知识,心平气静读好无字之书。

要有脚踏实地的品性修养,襟怀坦荡。“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渊源已久,体现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期发展的务实精神。“不搞形式主义,不搞那个年代时兴的学习运动,而是立志做实事,要给群众做实实在在的”事情”。村里缺地少粮,他带领大家打坝种粮;村里缺水,他带领村民挖水井;为方便村民,他带头办起了代销店、铁业社……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做的每一件体力力行、苦干实干



多了起来,他对此持有一颗宽容之心。有一次,有个人拿着一幅字来找他:“武老,你看看,这是不是你写的?”家里人一看就知道那幅字是假的,但武中奇却叮嘱家人:“不要问人家从哪里来的。”还有一次,他去清凉山,看到有人在仿他的字,他就站在一旁看,然后评价:“写得比我好。”

武中奇喜欢给普通百姓写字,他家附近的一个小理发店店员,得知他是大书法家,就向他要一幅字,他就高高兴兴写给人家。有一次,武中奇家里来了一个人,这人哭诉说,他把领导的一幅字搞坏了,领导很生气,非要他赔,而那字正是武中奇写的。听了来人的哭诉,武中奇提笔就为他写了一幅字,那人拿着字高高兴兴走了。孩子们知道了这事,都觉得父亲太天真,可武中奇却不以以为然,而且以后还继续做这样“天真”的事。

2006年3月,武中奇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逝世,享年99岁。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共产党人的品德修养

共产党人的品德修养

共产党人的品德修养

共产党人的品德修养

共产党人的品德修养

共产党人的品德修养

共产党人的品德修养

共产党人的品德修养

共产党人的品德修养

共产党人的品德修养

共产党人的品德修养

共产党人的品德修养

共产党人的品德修养

共产党人的品德修养

共产党人的品德修养

共产党人的品德修养

共产党人的品德修养

共产党人的品德修养

共产党人的品德修养

共产党人的品德修养

共产党人的品德修养

共产党人的品德修养

共产党人的品德修养

共产党人的品德修养

共产党人的品德修养

共产党人的品德修养

武中奇(1907—2006),山东济南人。幼年家境清贫,曾在印刷厂当童工。上世纪30年代初投身革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参与领导山东徕徕山抗日起义,后任八路军团长。新中国成立后,他随军南下参与上海市新政权的建设,任上海提篮桥监狱狱典狱长等职。上世纪50年代初,他率领大军参加治淮工程,功勋卓著;上世纪60年代初任南京钟表厂厂长;上世纪60年代中期,出任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改革开放以后,他历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江苏省书法协会主席、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江苏省人大常委会等职。

武中奇因书法而闻名,在别人眼里,他是个文化人,但他小时候一天学也没上过。有一次,他带着家人在中山陵观摩碑刻,他有趣严谨的解说,吸引了几位游客。那几位游客一路跟着他,终于忍不住问:“老先生,您是哪个大学的呀?”面对这样的提问,武中奇幽默风趣地回答:“我是高粱地大学的。”

1907年,武中奇出生在山东济南长清县崑山镇土山村。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家里却拿不出钱让他去上学。武中奇7岁那年,父亲买来一本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让他临摹。武中奇如获至宝,白天黑夜地认真临摹。后来,武中奇陆续钻研《郑文公碑》和《泰山经石峪》等拓本,并兼攻金篆;日复一日,武中奇书法功力有了长足的长进,小小年纪就闻名乡里。他9岁就能为乡亲们写春联,10岁为店铺写招牌,11岁为济南溢香斋牛肉店写匾牌……12岁那年,为了帮助父母养家糊口,武中奇进入济南一家印刷厂做“写字先生”。辛苦的工作之余,武中奇博

有资料显示,院士(Academician)一词,同古希腊传说中的阿卡德摩斯(Akademios)有关,他因拯救雅典免受劫难而被誉为英雄。众神将他居住的庄园加以守护,遂成一片净土。后来,柏拉图在这一庄园讲学授课,逐渐衍生出学院和院士等词。

柏拉图生活的年代,正处于中国西周时期。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将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称为“轴心时代”。他认为,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印度、西亚、欧洲等地,都发生了文化突破现象,诞生了很多影响后世的思想、哲学、宗教领域的伟人。中国的诸子百家和希腊哲学家扎堆出现,基本都在这段时间段内。

如果说,中国早期私塾性质的设馆授徒还算不上学院,那么,始建于齐桓公时期的稷下学宫,算得上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兼学术机构和智库了。那时养士成风,稷下学宫里讲学有道与学成有方的名家,也应算得上“院士”了。到得后来,相继兴起的书院,则是名副其实的学院。在《随园随笔》中,袁枚考证说:“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之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省外,为修书之地。”宋代的四大书院,享誉千年,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朱熹等一批办学有方的名流大家,也足以配得上“院士”称号。

如若留意你会发现,书院的规制同寺院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在我国古代传奇故事、话本小说中,经常会有书生借住寺院读书的描述。如《西厢记》里的张生、《红楼梦》里的贾雨村、《儒林外史》里的牛布衣等。翻开《聊斋志异》,其中借读寺庙的书生就更多了。如《绿衣女》里的于璟、《聂小倩》里的宁采臣、《鲁公女》里的张于旦等。

《绿衣女》中那个益都书生于璟,寄读

览群书,坚持苦练书法。

上世纪30年代初,武中奇结识了共产党员孟朝起,在他的影响下,武中奇对中国革命现状有了新认识。受他之邀,武中奇打算奔赴苏区,然而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长征,最终没有去成。

当时,武中奇正在济南印刷厂担任写字先生与刻字先生,一天,他突然接到山东泰山革命烈士祠纪念武训学校校长的聘书,聘请他担任书法金石教员。惊喜之余,武中奇欣然前往。这所学校,是冯玉祥将军委托范明枢校长开办的,学校的教员来自四面八方,大家各自宣传各自的政治主张。武中奇所接触和谈得

被发展成了共产党员。此后,在武家人悉心守护下,中共山东省委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将近两年。

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即使工作再繁忙、条件再艰苦,武中奇也没有放弃书法。精湛的基本功,加上丰富的阅历,使得武中奇的字独具磅礴阔大的气势。

看武中奇所写纪念塔上的烈士英名,从其用笔的骨肉停匀,结构的严整峭拔,深感他学欧不能形骸惟肖,惟求神理相通的艺术表现,显示了他的悟性、才能与不落常套的气格。之后,他学颜真卿

来和同事,政治立场都是倾

向于共产党的。在学校期间,武中奇得以有机会阅读历代书法名家的法帖和众多书法典籍,提高了理论水平和鉴赏水平。两年多后,因冯玉祥去了南京,校长范明枢也离开这所学校。随后,武中奇也借故辞职回到济南。在济南,赋闲在家的武中奇认识了化名为冯寄雨的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当时,因为叛徒的出卖,中共山东省委遭到破坏,黎玉一直在为省委寻找一个安全的办公地点。对武中奇经过仔细考察后,黎玉把地点确定在了武中奇家中,而武中奇也

书《麻姑仙坛记》《颜家庙碑》等,得其筋力沉实,浑厚雄伟,遂使自家楷书在学欧的基础上趋于庄重壮朗;又学钟绍京小楷《灵飞经》,取其清整秀润,婉畅灵动。继之,他潜心师承北朝楷书,积学数载,蔚为书法根基深厚之源。

1979年,武中奇进入江苏省国画院担任副院长。1980年和1984年,武中奇作为中国书法家代表团团长先后两次访问日本,进行学术交流。上世纪80年代初,武中奇先后在山东、江苏、北京等地开办个人书法作品展览。时任国防部部长张爱萍为武中奇题词:“龙虎飞腾,当为我师”。

武中奇认为,他的书法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南京的雨花台烈士纪念碑、济南解放阁碑、蒙阴孟良崮战役纪念碑、但徕山起义纪念碑……上面的碑文都是武中奇题写的。

武中奇成了大书法家,仿他字的人也

古代士子的山林情结

●王兆贵

的宝刹叫醴泉寺,就在蒲松龄的家乡山东淄州。巧的是,宋代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年轻时也曾借读于此。可见,蒲松龄的聊斋并非纯属虚构,或多或少总有生活背景。他笔下那个能记三生的汪可受,作秀才时读书僧寺,万历八年有个进士也叫汪可受,且身世略同。文学作品中的人和事,大都是作者对客观社会理性观察后的感性投射。就是说,文学形象的魂魄在人间,即便漫溢着神气、仙气、鬼气,总也脱不了人气。在我国文化教育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唐宋及其以后若干年里,有许多知名人士,如唐代的狄仁杰、段文昌,南朝的刘勰,北宋的范仲淹、周敦颐,明代的张元忭、汪可受等,其早期自学生涯都曾在寺院度过。据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统计,唐代仅“以取功名 as 职志”、寓居山林寺院习业之士人当在200人以上。严先生认为,“读书山林寺院,论学会友,蔚为风尚,及学成乃出应试以求闻达,而宰相大臣、朝野名师亦多出其中”。亦如南怀瑾先生所言:“唐宋时代,许多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大都是寄居僧寺读书,例如邱侯李泌等辈,为数确也不少”。那么,这些文人

士子为何要选择寺院读书呢?这当然与他们的生存状态有关,同时也与寺院的世俗化倾向有关。寺院源于印度,汉代传入中国,北魏开始兴盛,南北朝时蔚成风气。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到得唐代,寺院数量骤增,据《唐会要》《唐六典》《旧唐书》等古籍记载,唐玄宗时,全国有寺院5338所。寺院建制和规模更为恢宏,开放、顺俗的倾向更为明显,在弘法利生、刻经藏书等主要功能之外,还兼有艺术鉴赏、题咏寄情、观光游乐、庙会庆典、民俗展演等世俗功能。这样一来,寺院就不只是弘扬佛法的梵宫宝殿,同时也是士庶毕至、少长咸集的社会文化活动场所,从而拓展为集多功能于一宇的宗教文化殿堂。

有规模的寺院,不仅占尽山林胜境,拥有大量田产,而且建筑美轮美奂、壁画生动绚丽、雕塑奇绝传神、藏书丰富多彩、碑铭古朴典雅、楹联文采飞扬,若再有一二得道高僧住持其中,可以问经参禅、相与酬答,就更有吸引力了。踏入山门剃度受戒的僧人,不仅仅是为了解脱世俗烦

缠,而是把出家修行看作追求内心宁静的历练,把念佛参禅看作探究生命超拔的灵智学问。至于那些得道高僧,不仅熟谙佛教经典,领悟禅宗玄妙,精通丛林智慧,而且于诗文雅趣上也颇有建树,可以说是穿着袈裟、捻着佛珠的文人,甚至是诗书画领域的高手。有资料显示,南朝佛教兴盛,当时的第一流学者多为僧徒,且兼通经史、工诗文、善书画,贵族平民皆尊仰之。

正因为如此,我国古代的文人士子对山林情有独钟,与寺院有着不解之缘。他们往来寺院,大多不是为了修行,而是出于文化方面的需要,或是游览观瞻,或是听经礼佛,或是吃茶品茗,或是诗文唱和,或是寄宿读书。唐代以降,文人士子往来山林的风气日盛,并多有寄宿、寓居寺院的经历。王栋梁先生曾对《全唐诗》中寄宿寺院的题材进行过初步统计,仅含有“宿寺”“宿僧房”字样的诗作就有240余首,涉及100多位诗人。宋之问、王维、王昌龄、孟浩然、李白、杜甫、韩愈、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杜牧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大诗人,都写过“宿寺诗”。颜真卿曾予

不信佛法而好居佛寺”,白居易自称“山寺每游多寄宿”,王建“喜欢得伴山僧宿”。由此可知,寓居寺院几乎成为唐代文人的一种普遍习尚。

成名后的文人出入山林寺院,有的是旅途暂住,有的则是专程体验。在寺院中题壁留诗,既是展露才华、抒怀明志的需要,也是以诗会友、交流心得的需要,一度成为古代文人的一大雅好。对于囊中羞涩的白衣秀士来说,借读寺院则是他们的最佳选择。特别是在开科取士的年代里,读书如同修行,为了求取诱人的“正果”,苦读寒窗也就在所不惜了。科举大门的洞开,使大批寒士有了与贵族相对平等的竞争机遇,有了改变命运的进身之阶。但是,他们毕竟身居下层,有不少人甚至一贫如洗,既无缘修业官学,也无力延师教读或从塾师读,为求取功名计,总要有个习业之所。山林寺院的存在,恰恰为穷困书生提供了一个免费食宿、取读藏书的好去处,既省却了资费之忧,又能远离尘嚣,正好专心读书。想当年,不知有多少贫寒之士,通过寺院这块宝地走上科举之路,进而成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朝野才俊。由是观之,寺院对读书人免费开放,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更重要的是,寺院的这一教育功能,还为后来书院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模型。

寺院与书院,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它们之间大有渊源。严耕望先生曾详细考证了终南山、华山、嵩山、中条山、太行山、泰山、庐山、罗浮山、九华山、慧山及长安、蜀中、淮南、浙东、浙西、会稽、敦煌等地的文教状况,提出了“书院制度乃由士人读书山林之风尚演进而来”的观点。许倬云先生认为,“唐朝儒生学者有借住寺院读书的风气,一则费用省,二则环境清静。后来儒生自己组织书院,

大率沿袭寺院传统,书院的主讲人称为‘山长’,即是山林本色。宋人书院甚至有沿用佛寺‘方丈’的名词者,更显佛教寺院的旧惯”。书院之名虽然早在唐代就有,但当时只是官方藏书、校书之所,其性质相当于皇家图书馆,不具备教育讲学功能,宋代以后才开始成为相对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而这一教研模式的兴起,则是以寺院教育为模型的。比如书院的选址,同样是在幽深清净的山林之中。建成较早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等即是如此。再如教授方式,同样是门户开放基础上的自由讲学,使学生有机会聆听来自不同学派大师的见解。朱熹担任白鹿洞书院山长时,曾专门请来心学家陆九渊,以《论语》中的义利观为讲题,讲得十分生动,许多学生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丛林智慧讲究自修、顿悟,书院教育同样也注重学生的自学能力。北宋时已形成十余所知名书院,最盛时不下二百余所,在社会生活和文化教育方面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令人欣喜的是,这种传统影响至今还在继承和发扬。书院式教育已被各种形式的研究院所所取代,寺院的格局也在向佛学院以及佛学科研方面演进。就拿北京的龙泉寺来说,探访过的人都知道,那里已不单是道德修行地,而且是一座智慧践行与科技探索的知识宝库。这里拥有清华、北大毕业的博士和中科院的研究人员等高素质人才,并一直在尝试佛教与现代科技的接轨。



文化周刊

生命·传承

主 编:赵 岩

责任编辑:张 驰

电话:010-65257766

E-mail:chuanchengsm@163.com

小街往事

●刘文

我爱逛离家不远的菜市场,我称之为小街。有时为了买东西,有时就是闲逛。汪曾祺曾说到一个新地方爱逛当地的菜市场,“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从这市井百态中最能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

平时我买水果、蔬菜多在一家蔬果超市,不但货物琳琅满目,品种齐全,而且摆得也整齐有序。我是怕琐碎的人,在此蔬果基本上能买全,省得再跑第二家。时间久了老板熟了,结账时会添一把,抹去零头,每次都会送几棵香菜、几根葱,东西不值什么,但让我这个容易丢三落四忘买调料的人,感到一份亲切、体贴,心里有了一丝暖意。一次早上买菜,我怕上班迟到,慌乱中提着购物袋上车,开出好久才发现

现少拿一袋水果,早上超市人多熙熙攘攘的,我让爱人再到超市看看,也没抱多大希望。但爱人刚到超市,老板老远就打招呼,拿出收银台下的水果递给了他,这让我觉得,我们之间不单只是生意交往,还有着浓浓的温情。

“纤手搓来玉色匀,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知轻重,压匾佳人缠臂金”,想来苏东坡能写出这样的诗,应该也是爱吃馓子的。小时候梦想着能把馓子当饭吃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啊。小街有个粮油铺也兼卖自做的馓子,偶尔遇到现炸时,我让老板炸一把较粗的不要炸过火候最好,喜欢这种香脆又绵软有嚼劲的口感,如一个人处世外圆内方,既不让人感到刚的不讲情理又不是软弱可欺,恰到好处刚刚好。买杂粮时也会顺手抽几根散的馓子,回味一下儿时的味道。

小街有个理发店,我是急性子的人,遇到要等便抬脚就走,迟一天早一天无所谓的事。男主人高大帅气,对人热情洋溢又健谈,女主人性格感觉是清冷的,对人淡淡地笑。交谈没多久我就知道他家有两个女孩子,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初中,现在生意不错,但还想再开个分店,两个孩子将来用钱的地方多。果然不多久,男子到分店去了,只女子一个守在这个店。过了不久女子怀孕了,他们说原本打算不要这个计划外的孩子,但到医院一查是双胞胎,他们便舍不得,既然孩子投奔来了就留下。现在可爱的双胞胎儿子已出生,孩子的爷爷在理发店外开个修鞋的小摊子,奶奶帮着带孩子。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忙碌着,脸上带着抑制不住的幸福。

有一阵子女儿爱吃菠萝蜜,我便常到一家小夫妻经营的水果摊上买,有时没有现成的便现剥,忙时我便让别人先买。老板说现在的人吃东西都讲究,多要现剥新鲜的。一次人多我便自告奋勇自己动手剥。看来真的是术业有专攻,我费了半天事,才差点把手划着还把果肉给切到了。老板便不好意思,从此便给了我VIP客户待遇。有两次下大雨买东西不遇,他家没出摊,他说一年到头也就年上歇几天,钱挣多少是个够啊!天气不好他们便给自己休个假,陪陪孩子,享受一下生活。

我一般爱在固定的摊位上买,不用讨价还价。在不熟的摊位上讲价,最后成交便有种小的成就感,对方也许会有货卖识家的骄傲吧!

我喜欢这种不慌不忙,不紧不慢,闲庭信步地在小街上逛,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享受这份喧嚣、繁华、热闹的孤独,慢慢回忆旧日的时光。在这最具人间烟火气的氛围中,抚慰日渐浮躁的心灵。

生活中来